

新派武侠小说

催命阎王

欧阳伯达 著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下

催命阎王

(下)

欧阳伯达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第十二章 警世才华

玉虚宫主武林第一人赵丽君闻言嗤的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和尚要找本宫主动手？”

“是呀，你以为不可以？”

“可以，可以，不过，希望你能改变主意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是女施主自己的想法！”

“希望如此！”

“老衲宁愿亡命玉虚宫，务必要和女施主一较高下！”

“老和尚德高望重，誉满天下，本宫主不忍使你失望，姑且权宜行事，答应啦！”

群豪闻言半喜半忧，少林慧觉尊者昂首一啸，朗声说道：“难得女施主这样另眼看待，如此，老衲在此敬候高明

了！”

武林第一人赵丽君笑容满面，欲言未语，昆仑老人忽然走至慧觉尊者的身旁，郑重地说道：“此番西上玉虚宫，是以大师为首，贫道以为大师理当运筹帷幄，统理全局，不如让贫道出战，一决生死，务盼俯允才好。”

昆仑老人话刚落地，立刻引起一场激烈争辩。

结果，众望所归，大家一致认为由昆仑老人出战为佳。

论功力，讲声望，昆仑老人和慧觉尊者，可谓半斤八两，不相上下，一直被人同称并论，认为是当代的两位盖世奇人，慧觉尊者见众意如此，只好慨然答允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老衲只好遵命，但望道兄小心从事，以竟全功！”

“贫道理得。”

昆仑老人扬目望了赵丽君一眼，忽的后退三步，来至场地中央，爽声说道：“赵女侠请出场，我老人家这厢候教。”

赵丽君仔细地打量一下昆仑老人，笑盈盈地说道：“和尚换道士，依然半斤八两，不是本宫主的手，深盼能作慎重考虑，如愿和小女月梅逐鹿争战，或可有三分取胜之望，否则，老道士个人的生死荣誉，倒还是事小，对昆仑，乃至少林、武当等三大门派的既得声誉的影响却极大。”

昆仑老人听得刺耳，恨声说道：“赵女侠请别口出狂言，生死胜负，尚在未定之天，贫道不见得会失败！”

“你一定要败！”

“贫道纵然战死玉虚宫，也绝不无功而退！”

“这样说来，老道兄是不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今天这一架硬是要打？”

“不错，今天如果分不出一个胜负生死来，贫道绝不善罢甘休！”

“你准备拿什么作赌注？”

“贫道取胜，带走三派掌门人，否则，这颗人头留在玉虚宫！”

“太轻，阁下乃是当今武林之世硕果仅存的二老之一，身紧昆仑一派的安危，比少林济慈大师父要尊贵得多，老道士的人头应该价值高昂一些才是。”

“以你之见？”

“如果老道士技拙落败，阁下固然必死无疑，三派掌门人也必须当场斩首示众，少林慧觉尊者，武当涤凡等人一律亡命殉葬！”

这个赌注太大，群豪听得都呆住了，昆仑老人望望慧觉尊者，道：“假如赵女侠不幸称臣，又当如何？”

“第一：本宫主愿将“武林第一人”五字送给老道士！”

“第二呢？”

“本宫主举剑自杀！”

“还有……第三：本宫主的女儿、宫徒仆婢，任由三派高手屠杀，不妨赶尽杀绝，斩草除根，玉虚宫的这一片大好基业从此亦属昆仑派所有，阁下以为怎么？”

二老相互一瞥，昆仑老人又声沉语重地说道：“贫道等

此来玉虚宫，志在救三派掌门人，绝无滥杀无辜之心，女施主言重矣！”

赵丽君冷然一笑，道：“那么，阁下高见如何？”

“循例办理！”

“你是说单赌阁下的人头，和三派掌门人的释放与否？”

“嗯，正是这样。”

“那不行，太轻！”

“赵女侠究竟准备怎么样？”

“最低限度，本宫主的这颗人头，以及三派掌门人的生死必须赌在里面，也好使此事从此作个彻底了断，免得再纠缠不休！”

这个条件不轻，关系着三派掌门人的生死存亡，谁也不敢擅作主张，大家面面相觑，一语不发。

玉虚宫主武林第一人赵丽君格格娇笑一声，冷冰冰地说道：“本宫主无意强迫诸位答应，假如觉得条件太苛太重，不敢冒险一试，就请立刻退出玉虚宫，三派掌门人还押牢笼，本宫主百务缠身，无暇久陪！”

这话口气太绝太大，群豪闻言，豪情陡生，密商片刻，心意已通，昆仑老人一字一咬牙地说道：“贫道愿以颈上人头，和三派掌门人的性命相赌。”

“好极好极，本宫主恭喜你西阳在即，不久即可远离红尘！”

“女施主最好先别自鸣得意，鹿死谁手，尚待出手较

量。”

脸色一整，又道：“赵女侠是准备比掌？还是论剑？”

“老道士对什么比较有把握？”

“各随主便！”

“那么，本宫主以为比掌论剑都不必！”

昆仑老人一怔，道：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本宫主自有妙法！”

“赵女侠不如画个道儿，贫道条条照走不误！”

“现在言之尚早，少待自可全部分晓。”

群豪闻言莫名所以，昆仑老人正欲究竟，武林第一人忽然说道：“梅儿听令！”

“女儿在！”

“立刻把三派掌门人押下去！”

“是，妈！”

古月梅横移五步，伸手接过铁链，方待举步而去，慧觉尊者急忙沉声说道：“且慢，老衲不同意带走三派掌门人！”

赵丽君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什么理由？”

“三派掌门人生死释放与否，马上就可决定，大可不必多此一举！”

玉虚宫主翠眉一蹙，脆生生地说道：“也好！”

当下扬腕一挥，玉虚宫主在前，玉面郎君孟超和古月梅紧随左右，再后是铁链叮当的三派掌门人，二十四个婢

女与八个抱剑女童走在最后。

群豪满头玄雾，一肚子的疑云，但玉虚宫主不说，谁也不愿再出言追问，大家迟疑半晌，立刻尾随而去。

刹那间，人群奔走一空，集议厅内仅剩下一个武林第一笔林如松。

另外，还有济慈大师的一具死尸以及范鹏举遗留下来一滩血迹。

忽见武林第一笔林如松伸了一个懒腰，提着酒葫芦，也接踵奔去。

途中，武林第一剑田中峰对武林第一掌吕承小声说道：“武林第一人玄功入化，盖世无双，前途危机重重，吕前辈……”

武林第一掌吕承左右一望，小声说道：“嗯，女魔的功力的确高不可测，老夫在金銮殿内曾劝她释放三派掌门人，哪知，一言不合，玉虚宫主便动起手来。惭愧，老夫身为武林第一掌，竟连她的一掌都接不下来，当场被她震得栽坐在地上。”

田中峰闻言心情忽的一沉，道：“情势既然如此，吕前辈可有什么应敌之计？”

吕承听毕，黯然长叹，摇头不语，一脸无可奈何之色。

田中峰又道：“万一昆仑老人败北称臣，吕前辈有何打算？”

“若不幸而言中，老夫以为逞强绝无好处，不如暂时容

忍，慢慢再作长久之计。因为，凭咱们目下所有之人联合起来，恐怕亦非玉虚宫主的敌手。”

“可是，如果群豪决心不死不散，要和武林第一人拼命，又怎么办？”

“但愿你猜错，否则，天晓得天下英雄能有几个人活着离开玉虚宫！”

田中峰扬目向前望望，道：“与其必败无疑，倒不如和她拼死相搏，我就不信合慧觉尊者、昆仑老人、你我二人以及三派高手之为，打不过一个赵丽君！”

吕承双眉一挑，道：“昆仑老人技深若海，素负盛誉，也许不见得准败，问题是不知玉虚宫主究竟耍得是什么花样，万一败涂地，看来一场空前未有的大血战是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。”

二人的心情都极为沉重，说话中不知不觉间一行数十人已穿过一条整齐的碎石小路，来到一个荷池的附近

池中荷花盛开，池边百花争艳，微风起处，花香扑鼻，景色宜人，美不胜收。

武林第一人赵丽君停立半晌，交代宫女们在池边看守三派掌门人，独自率领玉面郎君孟超与女儿古月梅，步过朱红小桥。

大家的心上好像捆着十斤重铅，沉甸甸的，低头鱼贯而行，俱都默默无语。

田中峰紧走几步，正巧和慧觉尊者、昆仑老人并肩而

行。慧觉尊者目注田中峰，道：“前此承田大侠大力赐助，派人将敝寺逆徒送返少林寺，现已正法罗汉堂，老衲心感已久，谨此一谢！”

“哪里哪里，实因田某一时失察，误留贵派叛逆，实感惭愧，万望海涵一二才好。”

慧觉尊者一笑置之，田中峰又道：“眼下危机四伏，危机重重，大师有何应敌之计？”

少林慧觉尊者一闻此言，面部忽然掠过一丝凛然义愤之色，望望田中峰，欲言又止。

田中峰这时霍然发觉老和尚乃至随行群豪对自己甚是冷淡，脑中灵光一闪，深知胡木森恶名满天下，罪绩昭彰，自己虽然力图洗刷，群豪依然余愤未消，深存戒心。

尤其，自己身在玉虚宫，乃武林第一人赵丽君的座上客，更易令人起疑，一念及此，只好暂将一切的委屈深藏在心底，伺机再作道理。

小亭不大，容人有限，武林第一人赵丽君，玉面郎君孟超、古月梅，以及慧觉尊者、昆仑老人、田中峰、吕承过去之后，已占去整个小亭。武林第一人赵丽君忽然扭头对少林济善、武当涤凡等人说道：“小亭简陋，难容诸位大驾，请委曲一会儿，在桥上看看热闹吧！”

赵丽君的话刚刚落地，忽听武林第一笔林如松粗声大气地说道：“借光！借光！”

这人好大的力气，边说边走，横冲直闯，如入无人之

境一般，附近的武当涤真道长，昆仑静性道长，被撞的身形微歪一边。

武当涤真、昆仑静性，满腹悲愤，正感无处发泄，不禁异口同声地沉喝一声道：“阁下横冲直闯的要干什么？”

大家都认为以林如松的性情，一定会大出手，不料，武林第一笔冷笑一声，却说：“嘿嘿，就凭你们这两块料，本笔怕脏了手！”

忽的双臂一抖，纵身拔起一丈多高，凌空一招“紫燕穿帘”，掠过少林济慈、昆仑静悟的头顶，轻飘飘地落在小亭内。

林如松从田中峰的身旁擦过，一屁股坐在栏杆上，凝神望着池中的游鱼，未见再发一言。

亭里亭外，每一个人的脸色都显得额外肃穆、沉重，大家的心紧张得几乎要跳出口腔来。

生死须臾，胜负俄顷，群豪正在为此同样的问题而困扰！武林第一笔来到荷池小亭上做什么？她竟准备和昆仑老人如何较量？

数十道惊疑的眸光，齐齐落在她的脸上，希望能从她的表情找到一个答案。

可是，很意外，武林第一人斜依在栏杆上，全神凝视着池中往来穿梭的游鱼，久久不言不动，似沉思，更似早将较技之事早已置之九霄云外。

昆仑老人实在按耐不住了，蓦然喧了一声“无量佛”，

沉声说道：“赵女侠到底准备如何较量，快请明示一言，贫道不耐久等！”

玉虚宫主武林第一人赵丽君闻言回头望了他一眼，忽然柳腰一摆，轻移莲步，姗姗走出小亭，来至荷池边上。

她，依旧一句话也没有说。

“哼，简直使大家莫名其妙！”

群豪心中都这样想，但又觉得赵丽君此举必有深意，而且一直在苦思致胜之策，一齐默默地跟了过去。

霍然，赵丽君右臂一抬，缓缓地斜举起来，玉臂洁白晶莹，五指织织如玉，看得人心头一颤！

群豪正感高深莫测，昆仑老人欲言未言，忽见赵丽君右腕一沉，右手食指朝着水面疾书起来。

在场之人，都是第一流的武林高手，见她如此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大家齐把眸光落在水中。

只见，赵丽君手指所过之处，水止鱼死，肚皮朝天，排列成字。

仔细观察可以发现，水静如死，深达三寸，乳白色的死鱼肚皮点缀其中，蔚为奇观，历久不变。

四周，却依然水流潺潺，游鱼往来不停。

最难能可贵的是，手指距水面，约有五尺多高，这份内力修为实在高得骇人听闻，看样子，武林第一人的功力的确已经到了可以隔空伤人的至高境界。

群豪的心情陡然一紧，场中静得像死去一般。

武林第一人全神贯注，不言不语，直至写完之后，才闪身向后退了半步。

群豪定目一看，只见水面上出现了八个字，是：

顺我者存

逆我者亡

深浅大小完全一样，好像是碧蓝的地板上，雕刻了八个水晶字一样，水不流，鱼不动，历久如恒，奇妙无穷。

群豪看在眼里，心中直冒寒气。忽闻武林第一人赵丽君以清脆圆润的声音说道：“昆仑老人功力深厚，罕逢敌手，比掌论剑，免不了要费一番手脚，费时费力费事，似非上上之策，现在，阁下可用同样的方法，在水中疾书八字，如能凌驾本宫主之上，甚至不分轩轻，秋色平分，‘武林第一人’五字，和本宫主的颈上人头就是你昆仑老人的了！”

此话一出，群豪的心情立刻紧张起来，所有的眸光都转投注在水中。

空气极端紧张，沉闷，静得令人窒息，静得可闻银针落地之声。

少林济善、武当涤凡、涤真、昆仑静悟、静性，自己非但无法达到这种境界，而且差得太远。

武林第一掌吕承，武林第一笔林如松，看得目瞪口呆，心寒意冷，同样自知弗如。

田中峰虽有挺身相戈之心，但知道自己没有丝毫取胜的把握与信心，胜负之间关系太大，未敢轻举妄动。

少林慧觉尊者白眉一皱，道：“道兄，以老衲之见……”

玉虚宫主武林第一人赵丽君不等他说完，便冷然笑道：“老和尚是不是想替代昆仑老人？算啦，别争先恐后，本宫主大开方便之门，你们两个都试试吧，只要有一人幸而取胜，本宫主的这颗人头就属二位所有！”

昆仑老人闻言，不禁撩起万丈豪情，忽的向前两大步，将所有的功力运集在右手食指上，朝着水面疾书八字，是：

善有善报

恶有恶果

昆仑老人施出浑身解数，全力施为，写完之后，额角竟然滚下两颗冷汗。

数十双眼睛齐齐望去，水上鱼死，肚皮朝天，八字跃然水面，有目共睹。

可是，假如肯用心进一步视察，可以发现，指风过处，水深只有寸许，有两条游鱼居然死里逃生，从小槽里溜了出去。

而且，仅仅持续了半盏茶的工夫，便水流鱼跃，一切复元如初。

很显明，昆仑老人输了！

输掉了他自己的人头！

输掉了三派掌门人的性命！

也输掉了少林、武当、昆仑三派，乃至天下武林的前

途与希望！

绝望、死亡的阴影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上。

一股冰凉之气，直从大家的心底冒上来。

恐怖！

死亡！

绝望！

群豪的头脑昏昏沉沉，空空洞洞的，只有这六个字电也似的飞旋着！良久，良久，群豪好像都停止呼吸一般，木然地愣在那儿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突闻夜空中划过一声格格娇笑之声，武林第一人赵丽君说道：“哪位不服气，不妨再出手试试，所书字样，只要和本宫主相差无几，本宫仍愿履行诺言……”

一语未毕，异事陡生，忽闻嘭的一声，昆仑老人已举掌击顶而亡，倒在亭旁血泊之中。

昆仑老人身分地位极高，他这一死，无疑是天下武林的一大不幸，更是天下武林的一大损失。

陡然间大家的心只觉得急剧地下沉、下沉、下沉……

一股复仇的怒火，瞬间绕遍群豪的全身，一个个剑已出鞘，蓄势待发，准备出手拼命！

玉面郎君孟超，手中握着一柄碧光闪闪的宝剑，锋利的眸光向群豪脸上扫去，戒备甚是森严。

田中峰伸手按住三指剑，望着武林第一掌，征询意见，吕承的脸色却阴沉沉的，一点表示也没有。

武林第一人赵丽君却依旧是副悠然妩媚的模样，用甜蜜蜜的声音说道：“老和尚，你是否有兴出手一试”

慧觉尊者黯然一叹，道：“不必啦！”

“这样说来，大师是服输认败了？”

“出家人不会巧言抵赖，女施主尽管放心！”

“那就好，难得慧觉大师这样笃守信诺！”

身形疾转半匝，面对昆仑老人的遗体，道：“超儿，上去把他的人头斩下来，抛入池中喂鱼！”

“是！”

玉面郎君孟超，应声而出，手中长剑一振，撒下一道白森森的弧线，疾向昆仑老人的颈项斩下。

少林慧觉尊者见状勃然大怒，暴喝声中，单掌一扬，暗力如刀，突然而出，攻的是玉面郎君孟超的握剑右腕。

玉面郎君一惊，忽的挺身而起，右剑斜斩，左掌直进，迎势往上撞。

群豪一见，正中下怀，方待蜂勇而上，武林第一人乍然玉面一寒，杏黄色的长袖一抖一卷，一缕举世罕见的暗力已然呼啸而出。

这一切快如电光一闪，三股暗力瞬息之间已撞在一起。

玉面郎君孟超闷哼一声，连退两个大步，脸色苍白！

少林慧觉尊者身形一颤，疾退三尺，不禁呆了一呆。

玉虚宫主武林第一人赵丽君，却是脚不移位，面不改色，恍如没事人似的。

强弱高低，至为显明，大家不由皆看得心惊肉跳，心胆俱裂，绝望的气息压得大家透不过气来。

玉虚宫主赵丽君忽然寒脸说道：“老和尚已是年逾九十之人，怎么还是火辣辣的？阁下杀气腾腾的意欲何为？”

“阿弥陀佛，”少林慧觉尊者猛然疾进两步，切齿恨声地说道：“女施主好狠的心肠，老衲今天和你不死不散！昆仑道兄既已服输自绝，女施主但有三分人心，就不该斩他颈上首级。”

“老和尚，昆仑老人亲口答应愿以自己颈上的人头和本宫主相赌，你难道忘了？”

“老衲没有忘！”

“那么，你凭什么阻止本宫主取他颈上首级？”

“女施主取他颈上首级？”

“女施主取他颈上首级，老衲不敢相拦，但如抛入池中喂鱼，则未免过於残酷绝毒！”

“昆仑老道落败称臣，人头已属老身所有，本宫主高兴怎么样，就怎么样，大师请别忘了出家人最讲究的是信诺之言！”

玉虚宫主赵丽君词锋咄咄，步步为营，说来丝丝入扣，头头是道，田中峰、吕承等人满腹义愤，却是欲辩无词。

少林慧觉尊者愤愤然的清啸一声，道：“老衲绝无毁诺背信之意，但女施主如果一意孤行，老衲纵然拼着这条命不要，也要和你周旋到底！”